

## 季候物语 黄道娟

## 春花灿烂

海南的春天，是从一朵木棉花开始的。在海南，木棉花只在春节前后开放，它不似四季花开的三角梅、也不像花开两季的凤凰花，三月一过，就集体谢幕了。李清照说：“雪里已知春信至，寒梅点缀琼枝腻。”说的是寒梅报春；而孙光宪诗云：“木棉花映丛祠小，越禽声里春光晓。”说的是木棉花开，春光大好。

木棉花，南方许多城市都有，但是海南的木棉花是开得最早的，尤其是在温暖的三亚。进入一月，在某一个清晨，迎着春风，高大的木棉树上会突然绽开朵朵红花，灿若红霞，映红了天，映红了地，映红了游人的笑脸。春之魂魄，春之清纯，春的希望与灵动，倏然而生。成为海南春季最灿烂的花，最耀眼的花。

在海南，木棉花开时节，正是户户迎新春之时。百节年为首，四季春为先。我猜想，木棉花一定是懂得人们心思的，在这个举家欢腾的日子里，它们以大红盛装出镜，在枝头集体激情绽放，报告春天的到来，为过年，为节庆中的人们增添喜庆和欢乐的气氛。

喜欢一种花，便心心念念，有所牵挂。在我办公室窗口正对着的美丽之冠广场就有一棵木棉树。一月下旬的一天，我站在窗边，不经意发现远处闪烁着些许红色，星星点点。是木棉花开了吗？下班后走到广场求证，抬头看，果然有花骨朵儿点缀在细长的枝条上。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我数着。在最顶端，有几朵性子急的，不等同伴就先咧开了嘴，亮出一小抹红。就像在大年三十晚上，零点钟声还未敲响，有性急的人家提前点燃了爆竹。哦，我意识到，木棉花花期到了，春节也临近了。

一个多星期后，花朵越开越多，花事渐浓，迎来盛花期。满树的花朵俏立枝头，迎风怒放，像炽热的灯盏，把春天点燃。满树的红花也是鸟儿的最爱，每天清晨，我站在窗前，看见身着不同花色的小鸟落在火红的枝头上，叽叽喳喳追逐嬉闹，演绎着南国春天的温馨与和谐。鸟儿，花儿，与美丽之冠，大树公馆的彩色楼宇形成了一幅浓彩的中国水墨画。

冬日的三亚，阳光明媚，气候温暖。每年春节期间，来自全国的自驾游的游客是城市里的一道风景。一天，我路过广场，恰巧一朵木棉花掉落下来，我拾起，碗大的朵儿，还带着阳光的余温。五瓣肥厚的叶片张力依旧，包围着一束绵密的花蕊。正端详着，一位自驾游的新疆姑娘问我这是什么花，我说是木棉花。她说：“真漂亮。我第一次见。我们新疆的棉花是雪白的，长在地上，你们这儿的棉花是火红的，长在树上。”她呼唤伙伴过来一起看，还让我给她们拍照。俊秀的脸庞，红艳的长裙，蓝天白云下，满树盛开的红花，那一刻，春光烂漫，春花灿烂，人面如花，真美。

我喜欢木棉花，不仅因为它简单而美丽，朴实而热烈，更重要的是它独立的个性。花开时全盘托出，非常专注，满树飘红。花谢时张力依旧，绝不萎靡。它总是抓紧在冬天落叶，春天开花，花谢后再长叶结果，生命有序轮回，干净利索。著名诗人舒婷在她的《致橡树》中，把木棉比喻成与橡树携手相依的爱人：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根，紧握在地下；叶，相触在云里。”在诗人眼里，木棉树是树中的“娘子军”，是可以和橡树肩并肩，屹立于苍穹之下，一棵独立的，有气节的树。

说起“娘子军”，我忽然想起海南是

“红色娘子军”的诞生地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海南女人拿起枪在战场上英勇杀敌，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，被誉为传颂。用木棉的特性来比拟，那自然是十分契合的。再有，远古时期的海南黎族先祖们，那些聪明智慧的黎家妇女，在远离中原的孤岛上，就地取材，以木棉为原料，纳线纺布，为家人编织衣物遮体避寒。千百年来，经母系代代相传，才有了今天惊艳世人的非遗黎锦，为海南，也为自己的民族，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和历史。

在海南，木棉花开得最多，最集中，最灿烂的地方是昌江。每年二三月份，平日沉寂的昌江会热闹起来，虽然没有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那番盛况，但也是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。今年“昌化江畔赏花酷玩季”从腊月末就开始启动，一直持续到年后。在路边，在湖畔，在山间，在田埂，大片大片的木棉花竞相开放，红而不妖，艳而不俗，硕大的花瓣火焰似的往上蹿，远望犹如烈焰升腾。仿佛是春风吹响了号令，它们集体携手亮相，落落大方向世人展示着最靓丽的容颜，一任人们欣赏，打卡拍照。赏花期间，各种黎家民俗活动精彩纷呈，轮番上演。此时恰逢当地芒果开始上市，各种采摘、售卖一同出场，文旅促经济，一派热闹的景象。



《星火燎原》(国画) 关山月 作

## 如歌行板 赵承宁

## 潮州古韵

我对潮州古城的仰慕之情，神往久矣。去年三月下旬，终于有机会走进潮州，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。

我从深圳火车北站乘高铁抵达潮州时，潮州籍老战友李先生等人早已在车站等候。下车伊始，潮州籍的十多位老战友悉数相约而聚，热情款待。大家久别重逢，感怀叙旧，聊侃晚年的安逸生活，使我感同身受潮州人豪爽、好客的淳朴民风。深夜，入宿潮州宾馆，依偎着古城万家灯火的七彩月色，我坠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有三山拱护、韩江绕城的潮州古城，其春夏之交的山光水色，绝美迷人。清晨，走出宾馆大门，只见古城东边的太阳，挟着韩江的水渍，瞬息间从云外透射出柔和而乳白的光圈，空气间弥漫着一股从韩山吹拂而来的浓郁清香，令人神清气爽。此时，市区的大街小巷，车如潮涌、人流如织，呈现出一派古城人勤春早的繁忙景象。

在老李的引导下，我们第一站的行程选择浏览潮州古城。漫步在古城的石板道上，恍如隔世，仿佛来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古潮州府。走近古城中央的太平牌坊街时，我放缓了脚步，沉默静思，一门心思地逐个昂首仰视“四进士坊”“三世尚书坊”“十相留声坊”……二十多座牌坊！令我叹为观止。可以说，我在感受潮州古城文明冲撞的同时，也阅览了一回潮州古城的前世今生。石牌坊街，真不愧为潮州的一处文化遗迹。潮州素有“人文邹鲁，岭海名邦”之称。潮州历史

上共有140人登进士第，仅明代崇祯元年(公元1628年)戊辰科，潮州同榜登第的进士竟达八人之多，号称潮州“戊辰八贤”。据乾隆《潮州府志》所载，昔日潮州府所辖全境，共有古牌坊570座。从牌坊之多，可知潮州人文风物之美。古潮州府境内的每一座牌坊，都是古潮州的一段文明掌故。在牌坊街里，除了牌坊门楼，街道两旁的店铺里都是潮州特色传统工艺产品，潮绣、木雕、陶瓷等等，琳琅满目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如今，潮州古城牌坊街内，已修缮完好的石牌坊有23座。这些石牌坊与街道两旁的南洋骑楼建筑，彰显了潮州中西合璧的侨乡风貌，也诠释了潮州文化的传承与经济的繁荣。

走出潮州古城墙东门外，不远处有一座横跨韩江东西两岸的广济桥。广济桥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(公元1171年)，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桥之一，也是世界最早的启闭式桥梁，它比泰晤士河上的伦敦大塔桥，早了七百多年的历史。

走过广济桥，已是正午时分，我们在桥东路东兴北街的一家饭馆，美美地品尝了一顿潮州牛肉火锅、潮州肠粉等风味美食。午饭之后，我们朝着笔架山麓走去。“韩文公祠”就建在笔架山中峰的“双旌石下”。走进祠前广场，一座面朝韩江的回柱三门石坊倚山而立，上面镌刻着“韩文公祠”四个大字。

“韩文公祠”建于宋咸平二年(公元999年)，苏轼为此祠写下著名的《潮州韩文公庙碑记》，立于文公祠内正堂的南壁。碑记中的名句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弱”脍炙人口，至今传颂。牌坊后甬道右侧的百米文化碑廊，用勒石镌刻的四百零四幅海内外名家墨宝，与祠内的古碑交相辉映，使这座千年古祠更显得气韵高华，文气斐然。

韩文公祠前的古橡木树，叶脉凸起，绽放着红白相间的花朵，点缀了千年古祠庄重复典雅的氛围。祠的正殿中央，立着一尊韩愈塑像，祠内四壁环生，历代四十面碑刻，记载着韩愈贬谪潮州期间，驱除鳄鱼、关心农桑、赎放奴婢、办学兴教等治潮业绩。正殿左侧，有一碑刻着“功不在禹下”，这句话本来出自韩愈的文章，为后人所引用，体现了后人对韩愈治潮功绩的评价与赞颂。

不知不觉在韩文公祠徘徊了近三个小时，每到一处，都令我肃然起敬，也给了我一种思索的力量与精神的安顿。可惜的是，许多文物古迹都还来不及仔细阅览，天色已近黄昏。离开韩文公祠，路过韩山师院时，回首望去，但见黄昏下的韩山，闪烁着一道道金黄色光芒，投射在韩山师院美丽的校园里，跳动着色彩斑斓的霞光！

## 佳节词话 吴文生

## 烧梅根

第一次听到“烧梅根”这个词，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。当时，笔者跟随父母在中和镇过元宵节，原先父母答应一起去看“烧梅根”，后来考虑到笔者年纪太小，便放弃了这次机会。想不到，这一次的错过，竟成了几十年的遗憾和牵挂。

今年春节前，中和镇传来一连串好消息：一是第二届中国(海南)苏东坡文化旅游大会将于2024年底在儋州市中和镇举行。二是修复古城工程重新启动，并已取得重大进展；三是中和镇古衙门向南的大门重新开通，大门落成那天，群众皆来庆贺，极大地激发了古城民间

老艺人的激情。

一向不显山不露水的南门街居民罗在强、潘有序、陈玉辉等人主动请缨，愿把他们多年前掌握的制作“烧梅根”技术传承后人，让这项民间的绝活再现当年的风采。镇政府立即向相关部门汇报，拟在2024年春节期间大闹元宵，特别是恢复已经中断了近40年的最具特色的传统节目——“烧梅根”活动，使这个濒于失传的民俗文化后继有人。这一申请很快获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准。去年农历十二月初，几位制作梅根的传承人，便在南门街碰头谋划，制作方案出炉后，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。听到这些好消息，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。

“烧梅根”是当地居民自制的一种烟花，因其形状似梅花而得名。它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，每一层烟花代表一个历史故事，如五谷丰登、八仙过海、天女散花、桃园结义等。最高可达12层，一般情况下是6至8层，在元宵节当晚，中和镇上，人们舞龙舞狮，敲锣打鼓进行巡街，有大人或小孩穿古装扮演古人站台角，巡街结束后，人们来到一片宽阔的地方，一起观看“烧梅根”。

“烧梅根”出自何方，何年何月？明代万历《儋州志》中记载：“上元于通衢立竿，竹叶结蓬，缀灯于上，烧爆，放火树、地鼠，又放谜灯，自十二日起，至十六日夜止。”可见，中和镇“烧梅根”的时间可追溯到明代的万历年间，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。儋州中和镇在古代是儋州的古城，因此该镇在过年闹元宵时有自己特有的节俗。比如说大年三十晚，当地居民只有等三眼炮响过后才能燃放鞭炮，而在元宵节除了唱调声外，还有一项独特的项目——“烧梅根”，正如民间老百姓所说的“无灯不为节，无梅不算年”。“烧梅”无疑给元宵节增添了吉祥如意的生活色彩和欢乐的节日气氛。

2月19日上午，在中和镇南门街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内，笔者见四位中老年的师傅正在赶制“梅根”。潘有序、陈玉辉、罗在强是目前中和镇掌握制作梅根的主要骨干。潘有序今年57岁，陈玉辉60岁，罗在强69岁。潘有序17岁师从时年70岁的李应辰，李应辰是中和镇制作梅根的传承人，陈玉辉和罗在强都是在年轻时开始学习制作梅根的。当问起他们上一次是在何处“烧梅根”时，潘有序非常清晰地回应，说是1984年在新英镇的英均村。笔者仔细一算，已经足足40年没有开展这项活动了。

2月23日，众人在潘有序的统一指挥下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组装，我看到潘有序手里拿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组装的顺序：1.文明古镇2.梅花迎春3.天女散花4.古城武定门5.把酒问青天6.双龙戏珠7.神人共乐。

本次的“烧梅根”活动，是近十年来规模壮观、人数最多的一次民间活动。相隔了40年，之前又没有经过试验，此次“烧梅根”的成功率有多大？面对笔者的担忧，潘有序信心满满地说：“年轻时跟师傅学来的东西，一辈子都记在脑子里，错不到哪去，到元宵节晚上就见分晓！”



匠人们在制作“烧梅根”。  
作者供图